出曜經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二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無常品之二

「如河駛流，　　往而不返，　　人命如是，

　逝者不還。」

是時，彼比丘聞此語已，內自慚愧，解知一切萬物皆當歸死，無常變易不可久居，恩愛別離怨憎會苦，思惟無我無人無命，心意專正趣泥洹門，江水所漂蓋不足言，死河所溺永劫不解，當求方便去離駛流。爾時比丘聞佛切教，心開意解淡然無想，即於佛前離生死難成阿羅漢，三自稱善，快哉福報所願者得。爾時坐上無數眾生，聞此比丘成道果證，皆發無欲清淨之行，皆得須陀洹果。

　所造功勞，　　永世乃獲，　　如杖擊水，

　離則還合。

昔佛在毘耶離城甘梨園中。爾時眾多比丘觀見土界，國豐民盛所居平正，穀食豐賤縱情恣意，不隨法禁上下相慢各謂真正。爾時世尊愍彼愚惑，以種種方便導引法味，即集大眾告諸比丘：「夫為智者以譬喻自解，猶如地界水滿其中，東西南北地無空缺處，有一瞎鼈無數千劫不可稱計生長於水，有一薄板縱廣一肘唯有一孔，為風所吹，然彼瞎鼈經歷百歲一舉東看，風吹板在南方，云何比丘！彼瞎鼈者為值孔不？」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復經百歲復得南看，風吹板復在西方。云何比丘！彼瞎鼈者為值孔不？」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如是四方隅角亦復如是，云何比丘！彼瞎鼈者會當值孔不乎？」對

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時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此瞎驢身會當與孔相值不耶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此事極難，時乃有相值期耳。受畜生身復難，於此畜生求人復甚難。於此如是，比丘！人身難得，雖得為人值命促短，不類古人壽命無量。毘婆尸世尊出現於世，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自佛去世人壽七萬歲，復有佛出，名曰式棄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世尊。彼佛去世後人壽六萬歲，爾時有佛，名曰毘舍浮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世尊，出現於世。彼佛去世後人壽五萬歲，爾時有佛，名曰迦鳩留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十號句義出現於世。彼佛去世後人壽四萬歲，爾時有佛，名曰迦那迦牟尼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十號句義。彼佛去世後人壽二萬歲，有佛出世，名曰迦葉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十號句義。彼佛去世後人壽百歲，我今出世，名釋迦文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十號句義。比丘當知，極壽百歲出者無幾，壽百歲者時時乃有，是故說曰，所造功勞永世乃獲。古人積德，壽命無量眾行備具，亦無疾病凶疫惡氣，人壽八萬四千歲，時有三疾患：一曰所欲，二曰飢渴，三曰衰老。如今，比丘！五濁鼎沸，世人壽極短，四百四病纏裹人體。尊者馬聲亦作是說：

「『諸患集為體，　　為老死所伺，

　毒劍熾火逼，　　萬患守營衛。』

「是故說曰：『所造功勞永世了獲，以杖擊水離則還合。』如今，比丘！人命危脆不可久保，誰當貪慕願受此生？唯有凡夫無知之人願生三有。」時諸人民聞佛所說，皆發清淨不退轉行。

　譬人操杖，　　行牧食牛，　　老死猶然，

　亦養命蟲。

昔佛在摩竭國界羅閱城中，佛將阿難著衣持鉢，道見有人驅牛千頭，就其美草放烟瞻候。佛問阿難：「汝見有人驅放群牛不乎？」對曰：「唯然見之。」佛語阿難：「此群牛本有千頭，在外瞻守掌不牢固，為虎惡獸所見噉食死者過半，餘不覺知方相抵觸跳踉喚吼，傷其無智何乃甚哉？」佛語阿難：「眾生處世亦復如是，計於吾我不知非常，貪著五欲養育其軀，快心極意共相殘害。無常宿對卒至無期，曚曚不覺，何異於彼群牛者乎？雖好水草長養其膚，但促其命無益於己。」佛還精舍，以此因緣誡勵眾會四輩弟子，中有

二百餘人聞法意悟，得六神通成阿羅漢。佛告比丘：「或有眾生應聞切教而得度者，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分別而得度者，或有譬喻而得度者，或有愚闇趣聞一句便得度脫。應聞喻者，此偈則是。其義隨時料量而得度者，是故說曰，譬人操杖其事如斯。

「是日已過，　　命則隨減，　　如少水魚，

　斯有何樂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夫人處世，所行不同所見亦異，一日過去人命隨減，雖壽百年臥消其半。」便與眾會而說此偈：

「夫人欲立德，　　日夜無令空，
　日夜速如電，　　人命迅如是。」

時來會者觀察此義分別修行，日夜已過死緣難計，愚人依憑染著受有，當念勤如興勇猛心無失軀體，是故說曰：

「是日已過，　　命則隨減，　　如少水魚，

　斯有何樂？」

汝等比丘當明此理，大海江河猶有枯竭，萬刃大魚曝脊在外，況是少水而不然乎？或有時溝澗瀑雨溢滿？流疾趣下聲震四遠，彼岸人喚此不聞聲，此間人喚彼不聞聲。或時溝澗水盡無餘，四趣眾生雖受形分命則隨減，如少水魚斯有何樂。或有眾生壽命極長，諸天壽八萬四千劫，地獄壽一劫，畜生與地獄同壽，餓鬼壽命無有限量。如尊者滿願至時持鉢正服，入弗迦羅國。時有餓鬼倚城門立，比丘滿願問餓鬼曰：「汝今在此何所求索？」鬼報彼曰：「汝今見我耶？」比丘報曰：「我先見矣。」鬼復語曰：「我夫入城于今未還，故於此立，自待夫主耳。」比丘問曰：「汝夫入城為何所求？」時鬼報言：「今此城中有大長者患癰積久，今日當潰膿血流溢，夫主將來二人共食以濟其命。」比丘復問：「汝夫主入城經幾許時？」然彼城郭逼近江河，舉手指城語比丘曰：「此城於彼，此岸成敗以來今為第七，我夫入城經爾許時。」餓鬼受形壽不可稱亦無齊限，然人受形極壽百歲雖出無幾，是故說曰，如少水魚斯有何樂？故別說人不墮四趣。

不寐夜長，　　罷倦道長，　　愚生死長，

莫知正法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夜，睡眠者少覺寤者多。云何為四？女與男想，睡眠者少覺寤者多；男與女想，睡眠者少覺寤者多；三曰盜賊，睡眠者少覺寤者多；比丘求定勤修正法，睡眠極少覺寤者多。三覺夜長修正法，比丘不覺夜長，罷倦道長、愚生死長，莫知正法。」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律邠阿藍，有一梵志緣本宿世造立功業緣至應度，暫聞此偈愚生死長。然彼梵志多饒財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，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，女人姿容一以無闕。時，彼梵志內自思惟：「我宜往彼至如來所，當來諸佛為有幾乎？」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，共相問訊在一面立，叉手合掌白世尊曰：「願欲所問，若見聽者敢自陳啟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恣汝所問，如來為汝敷演其義。」梵志白曰：「云何世尊！於當來世，為有幾許等正覺耶？」世尊告曰：「將來世諸佛數如恒沙。」時彼梵志聞佛所說，瞻仰喜踊不能自勝，善心生焉。「當來諸佛數如恒沙，於諸佛所善修梵行，興功立德為福不倦。然吾處世饒財多寶，僕從給使居業成就，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，我依此業便當分檀布施，有所求索不逆人意。」爾時梵志聞佛教誡，戢在心懷，繞佛三匝舉手辭讓便退而去。爾時梵志行道未遠，復作是念：「我向所啟問將來佛，然吾退忘不問過去諸佛世尊，我今宜還至世尊所問過去佛。」梵志即還至世尊所，共相問訊在一面立，爾時梵志白世尊曰：「過去諸佛為有幾所？」佛告梵志：「過去諸佛數如恒沙。」梵志復前便自悲泣，並自舉聲而作是說：「愚處生死纏綿積久，恒沙諸佛吾不及覩，斯何苦哉？」復自投地宛轉自責：「斯由放逸，行不從本，使我退在處凡夫地，或在泥梨地獄畜生餓鬼長夜受苦，刀山劍樹火車爐炭，或伏雪山劫敗乃移，或處炙獄受痛無量。雖出為人值生邊地，有佛興世不值不覩。先有比丘教誨我言愚生死長，誠哉斯言！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歸如來，復待將來諸佛為乎？田業妻婦斯是外役，何必貪慕毀敗聖教？」爾時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長跪白世尊曰：「唯然世尊！聽為道次得修梵行。」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將此梵志，教授威儀度為比丘。」比丘受教即度為沙門。在閑靜處思惟挍計修上人法，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，剃除鬚髮著三法衣，以信堅固於家出家，修無上梵行，潔身受證以自娛樂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，已得為道，在無餘境得阿羅漢果。爾時世尊觀察此義思惟本末，亦使諸比丘速取滅度，為後眾生現其大明，然熾正法久存於世，重與梵志而說此偈：「不寐夜長，罷倦道長，愚生死長莫知正法。非有子恃，亦非父兄，為死所迫，無親可怙。」

昔佛在摩竭國道場甘梨園北石室精舍中。時，有一男子將從嚴駕隨大導師入海採寶，餘小賈人以類相從，飲食[飢-几+燕]樂施諸貧窮沙門婆羅門。以得入海採致珍寶，還至平岸共相娛樂，飲食歡[飢-几+燕]日日不斷。時，彼一人飲食麤惡唯服麨而已，不改常儀，然復多財珍寶所獲無量。時，大導師語其人曰：「汝今處世饒財多寶少有比類，何為自困不肯食噉？夫人處世當行二業：一者廣施，二者自食。」彼人聞已心不納受，乃更懷恨漸生憂悴，語導師曰：「吾設食噉，無以濟彼妻婦男女，後遇疾急，竟不至家，中道無常。」彼大導師說斯偈曰：

「夫人慳貪，　　貯聚財產，　　念家怨讐，

　不覺命終。」

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，見彼導師興功採寶中道無常。爾時世尊以此因緣，觀察此義思惟本末，欲使諸比丘示現滅度，為後眾生現其大明，然熾正法久久於世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：

「非有子恃，　　亦非父兄，　　為死所迫，

　無親可怙。」

時諸大眾聞佛所說，心開意悟興功立德，拯濟窮乏持齋修戒，歲三月六未始有闕，四事供養，衣服、飯食、床座臥具、病瘦醫藥，須衣與衣須食與食，財寶七珍，金銀珍寶、車璩馬瑙、真珠虎珀，有求索者不逆其意，遠來久住經過人者皆悉供給，華香脂粉亦用給與無所慳惜。無數大眾厭患生死，除貪著意執信堅固，出家修道，修增上法無退轉意，各以次第成阿羅漢道。

　千百非一，　　族姓男女，　　貯聚財產，

　無不衰喪。

眾生居世馳趣四方，貪求財貨興欲無厭，盛夏冒焰冬履嚴霜，飢寒勤苦艱難憂慮，萬失一獲猶用自慶，施心難果意不開悟，既自不食復不施人，雖饒寶貨與無不異。坐禪之人裝以七寶，雖目視之意不甘樂，以慳貪故流轉生死，從今世至後世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

清淨無瑕穢，觀了眾生馳趣四方貪求財貨不顧後慮，皆為愚惑所見迷誤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，為諸比丘導引法味，亦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，然熾正法久存於世，三世諸佛盡見將護。爾時世尊於大眾中，而說此偈：

「千百非一，　　族姓男女，　　貯聚財產，

　無不衰喪。」

時世坐上數千萬人，聞佛所說，專意聽受，各隨所念成得果證。

　常者皆盡，　　高者亦墮，　　合會有離，

　生者有死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異梵志至世尊所，共相問訊在一面坐。爾時梵志白世尊曰：「願欲所問，若見聽者乃敢陳啟。」佛告梵志：「恣汝所問，如來當為敷演其義。」梵志白佛：「云何世尊！以何因緣，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，於人間世不見熾盛？」佛告梵志：「有三因緣，使眾生類轉微轉薄遂成減損，於人間世不見熾盛。云何為三？於是梵志！今世眾生貪欲無道、慳嫉堅固、習邪倒見。時彼眾生為此三事所見染污，風雨非時災害毒流，所種穀子各失時節，轉不成熟。若彼眾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，饒諸疾疹疫氣縱橫，死者填路不可稱計，是謂梵志最初因緣，使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，於人間世不見熾盛。風雨非時災害縱橫，所種穀子失時不收，轉不成熟苗亦不生，人民飢饉餓死者眾，是謂梵志第二因緣，使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不見熾盛。復次梵志！如今國王貪欲無道、慳嫉堅固、習邪倒見，治化失度托境無厭，越界攻伐共相傷害，刀劍鉾箭共相斫射，殺者無數不可稱量，是謂梵志由三因緣使此生類災害橫起，飢饉餓死攻伐無道。」佛說此已告目連曰：「吾患脊痛還詣靜室，汝今專意與梵志論，兼與來會永除狐疑。」對曰：「如是世尊！」爾時世尊襞僧多羅僧、枕僧伽梨，右脇倚地，脚脚相累繫念在明。時，大目連：「汝今諦聽善思念之。」梵志對曰：「願樂欲聞。」目連以偈告曰：

「今觀此土境，　　及諸眾菓樹，

　山河流泉源，　　江海逝不停。

昔人瞻固守，　　今為斯所在？

寧轉尊法輪，　　示現天世人，

不樂取命終，　　竟知趣何方？

欲覓昔舊人，　　如今不見一。」

廣說如舊文。梵志聞偈心開意解即履道跡，是故說曰，常者皆盡，高者亦墮，合會有離，生者有死。此是其義。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一孤母而喪一子，得此憂惱愁憒失意恍惚倒錯，譬如狂人意不開悟。出城至祇洹精舍，轉聞人說佛為大聖天人所宗，演說經道忘憂除患，無不照鑒無不通達。於是孤母往至佛所，作禮長跪白世尊言：「素少子息唯有一息，卒得重病捨我喪亡，母子情愍不能自勝。唯願世尊！垂神開化釋我憂結。」佛告孤母：「汝速入城遍行衢巷，有不死家者求火持還。」孤母聞已歡悟踊躍，入舍衛城至一街巷，家家告曰：「此中頗有不死者乎？吾欲須火還活我息。」諸人報曰：「我等曾祖父母今為所在？汝今荒錯，何須至巷狂有所說？」所至之家皆言死亡。形神疲悗所求不剋，便還歸家，抱小小兒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白佛言：「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喪，是故空還。」佛告孤母：「夫人處世有四事因緣不可久保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常必無常，二者富貴必貧賤，三者合會必別離，四者強健必當死。趣死向死為死所牽，無免此患。」佛告孤母：「汝今何為不自憂慮？何不廣施持戒修齋？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，任力堪能，給施孤窮、沙門婆羅門、遠行久住暫停止者，果獲其福不可計量。」孤母白佛言：「我今愛子入骨徹髓，為彼子故不惜身命。」爾時世尊欲化彼人令得開悟，即化作四大火坑圍繞孤母之身，火氣逼身以兒自障，兒復呼喚不堪火痛。佛語孤母：「汝向自陳愛子情重入骨徹髓，寧自喪身不使子亡；火氣逼己酸痛難堪，但當自受？以子障乎？人間微火蓋不足言，地獄火然痛苦無量。畜生愚惑懷癡為苦，餓鬼福薄以飢為苦，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諸善本，分檀布施持戒忍辱，不生地獄畜生餓鬼受諸苦惱，受天人福漸近泥洹。」時彼孤母聞佛所說極深之法，還自思惟，內心懇責，厭患恩愛除去想著，便念世間不可樂想，思惟分別五盛陰苦，即於佛前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成須陀洹。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，為後眾生開演法門，便於大眾而說此偈：

「常者皆盡，　　高者亦墮，　　合會有離，

生者有死。　　眾生相剋，　　以喪其命，

隨行所墮，　　自受殃福。」

一切眾生蜎飛蠕動蚑行喘息有形之類，皆歸磨滅無免死患，隨行所造而受其報，為善受福惡則禍隨，如影隨形有何可免？以此因緣故說此偈耳：

「惡行入地獄，　　修善則生天，

若修善道者，　　無漏入泥洹。」

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。時，彼城中疫氣災害毒出縱橫，人民死亡不可稱限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，諸行惡者死入地獄。復有比丘厭患生死，觀此四大無可貪慕臭穢難近，便入無餘泥洹而般泥洹。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，為後眾生示現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。時，諸大會聞佛所說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非空非海中，　　非入山石間，

無有地方所，　　脫止不受死。

昔者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。時，有梵志兄弟四人，各得五通，自知命促近在不遠，却後七日皆當命終，思共議言：「我等弟兄五通通達，以己神力翻覆天地，現身極大手捫日月，移山住流無所不辦，寧當不能避此難耶？」第一兄曰：「吾入大海，上下平等正處中間，無常殺鬼安知我處？」第二弟言：「吾入須彌山腹中間，還合其表使無際現，無常殺鬼焉知我處？」第三弟言：「吾處虛空隱形無跡，無常殺鬼安知我處？」第四弟言：「吾當隱大市之中，眾人猥鬧各不相識，無常殺鬼趣得一人，何必取吾四人？」議訖相將辭王：「吾等計算餘命七日，各欲逃走欲求多福。」王尋告曰：「善進其德。」於是別去各適所至，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，處虛空者猶如熟菓自然凋落。市守白王：「有一梵志卒死市中。」王乃醒悟：「禍災無常，四人避對一人已死，其餘三人豈得免乎？」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，知四梵志避無常對，各求度世免濟其難，然其宿命終不可避。以此因緣尋究本末，欲使後世人示其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。爾時世尊在大眾中，而說此偈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　　非入山石間，

無有地方所，　　脫止不受死。」

老見苦痛，　　死則意去，　　樂家縛獄，

貪世不斷。

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如來今日為觀何義，有何事故，捨人間之樂極世之美，出家學道？」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廣演生經：「汝等諦聽善思念之，戢在心懷，吾今當說極微之法。」諸比丘對曰：「願樂欲聞。」世尊告曰：「爾時世尊廣與比丘生經。比丘當知！父真淨王敕諸臣佐：『吾今欲出後園觀看，可速嚴駕羽寶之車。』爾時臣佐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：『太子欲出後園觀看，被敕嚴駕羽寶之車。』時王聞此語，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告臣佐曰：『聽太子出後園遊觀，或能除去愁憂亂想。』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，左右翼從各十五部，除前後導引。比丘！我時至後園觀看，見有老人形衰色變皮緩面皺，拄杖呻吟氣力枯竭，時問御者：『斯是何人，形衰色變乃至於斯？』御者報曰：『此是老人。』太子問曰：『何謂為老？』御者報曰：『所謂老者形衰年邁伺命旦夕，衰耗之法漸近死趣，故謂為老。』我時，比丘！復問御者：『吾亦當復有此衰耶？』御者報曰：『尊及人天皆有斯患，無免此者。』時我自念：『夫人受形皆有此患，貧賤富貴皆當有此。』便敕御者迴車歸宮，清淨自守思惟道德。時，真淨王問彼御者：『太子出遊觀看，得遂意乎？』御者曰：『太子出遊竟不至園。』王問御者曰：『以何因緣不至園觀？』御者報王：『太子出遊中道見老人，形變色衰憂思而還。』時真淨王得此罔然。『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，諸有不淨穢污之物，無令太子見之，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。』即遣尋究而無有家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。時我，比丘！復作是念：『衰老年邁非適今有，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則有衰老，及出胞胎行步出入、年盛力壯漸微轉衰，皆有此患。』時我，比丘！竊說偈曰：

「『少時意盛壯，　　為老所見逼，

形衰極枯槁，　　氣竭憑杖行。』

「是時，比丘！吾出遊觀先見此變，如是數日，復告御者：『吾欲出遊至後園觀，速疾嚴駕羽寶之車。』

「爾時御者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：『太子欲出後園觀看，被敕嚴駕羽寶之車。』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告臣佐曰：『聽太子出後園遊觀，或能除去愁憂亂想。』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，左右翼從各十五部，除前後導引。比丘！我時至後園觀看，見有病人，形羸吐逆臥大小便，蠅噆其身，水腹痿黃臭穢難近。時我，比丘！問彼御者：『斯是何人？』御者對曰：『病人也。』『何謂為病？』對曰：『病者風差火錯心無歡樂，眾疹集聚食則不消，惡聞人聲，故謂為病。』時我問彼御者：『吾亦當復有此患耶？』御者報曰：『尊及人天亦有此病。』時我，比丘！復作是念：『夫人受形不免此患，至園觀看竟何求乎？』即敕御者迴車歸宮，靜寂自修欲除其患。時真淨王問彼御者：『太子出遊後園觀看，為適意乎？』御者報曰：『太子出遊竟不至園。』王問御者：『以何因緣不至園觀？』御者報王：『太子出遊中道見病人，形羸吐逆臥大小便，蠅噆其身，水腹痿黃臭穢難近。』時真淨王得此罔然。『吾先有教敕語街巷，諸有不淨穢污之物，無令太子見之，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。』即遣尋究，無有家聚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淨居天所化故。時我，比丘！復作是念：『夫人受形必有此病，古來有是非適今也。』時，真淨王便作是念：『太子出遊所見瑞應，憂念世間必不樂家，會當出學。吾今當倍彼直衛侍護左側娛樂其志。』

「復經數日敕告御者：『吾欲出遊觀看，速疾嚴駕羽寶之車。』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告臣佐曰：『聽太子出後園遊觀，或能除去愁憂亂想。』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，左右翼從各十五部，除前後導引。我時，比丘！至後園看見有死人，宗族五親散髮蓬頭，呼天扣地圍繞啼哭。時我，比丘！問彼御者：『斯是何人？宗族五親散髮蓬頭，呼天扣地圍繞啼哭。』御者報曰：『死人也。』問曰：『何謂為死？』御者報曰：『所謂死人，恩愛已離無復命根，妻子五親永與世別，風逝火滅水消土散各在異處，魂神遷轉形如乾木無所覺知，故曰死也。』我時，比丘！問彼御者：『吾亦當復有此死耶？』御者報曰：『尊及人天皆有此患無有免者。』時我，比丘！復作是念：『夫人處世不免此患，至後園觀竟何求乎？』即敕御者迴車歸宮，靜寂自修欲除其患。時，真淨王問彼御者曰：『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何？適意乎？』御者報曰：『太子出遊竟不至園，中道見死人於是便還。』時真淨王得此罔然。『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，諸有不淨穢污之物，無令太子見之，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。』即遣尋究而無有家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。時我，比丘！便作是念：『咄老病死無免之者！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學道。』時我，比丘！即捨家出，求無上道成最正覺，今得為佛度脫萬民，皆由積行無戀慕心，今我出現自致正覺。」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，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，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：

「老者苦痛，　　死則意去，　　樂家縛獄，

　貪世不斷。」

諸比丘，聞佛所說踊躍歡喜，即從坐起，禮佛而去。

　老則形變，　　喻如故車，　　法能除苦，

　宜以力學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如來今日年已耆老，肌膚舒緩不與常同。」佛告比丘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，我年已老。設當持戒梵行比丘，以如來身安處高床周行四海，雖與恭敬以報重恩。然我本修無憍慢心自證成佛，吾不說是。老則形變喻如故車。所謂故車者。王家所造，或以金銀刻鏤作車，或水精琉璃雜廁其間，經年積歲猶有朽敗，況四大身筋纏血澆，眾事合集乃成此形？父母所造。十月懷抱推溫去濕，隨時瞻視乃名為人。唯有明智能除此苦，以法自將訓誨未悟，加以權化應適無方，宜以力學，稱佛世尊誘導之言，以無諭諂斲除妄見，不犯身口意行，以第一義充飽一切，將育眾生，行不漏失無懼畏者，謂佛世尊如來弟子，教訓弟子以禁防非。」爾時世尊知彼內心有所趣向，尋究本末，亦與後世眾生示現大明，使正法久存於世，在大眾中便說此偈：

「老則形變，　　喻如故車，　　法能除苦，

　宜以力學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　咄嗟老至，　　色變作耄，　　少時如意，

　老見蹈藉。

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。爾時尊者阿難著衣正服，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：「世

尊！今觀如來形變色微，諸根舒緩形狀轉朽，眼根耳鼻舌身諸根不與常同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。所謂老者，能使極妙殊特之容變為異色，諸根具滿能使缺漏，與病結伴與死並流；色力豪貴財富盈溢能使闕減，身體平正內理充滿，能使僂步憑杖而行；髮如紺青亦如蜜王猶如純黑，能使變白髮落不住；眼如牛眴白黑分明，能使目中生膚睆瞽；額如油光晃昱照曜，能使面皺狀如皮燋；齒如白珂亦如白雪新[穀-禾+牛]牛乳，如烏賊魚絕白胞滿，上下齊平觀無厭足，能使凋落虫齲疼痛。取要言之，於揵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甄陀羅、摩休勒、人及非人，能使衰耗無少壯心，痛中之苦莫甚於老。是故說曰，咄嗟老至，色變作耄，少時如意，老見蹈藉。如來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纏絡，八十種好莊嚴其身，圓光七尺無冥不照，八種音聲遠震十方，猶為老病所見蹈藉，況處凡夫得免此乎？」以此因緣尋究本末，為後眾生示現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，於大眾中故說斯偈。

出曜經卷第二